



歷代賦論彙編

下

Compilation of Ancient Prose Theory

孫福軒 韓泉欣 編輯校點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歷代賦論彙編

下

Compilation of Ancient Prose Theory

孫福軒 韓泉欣 編輯校點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中編

集部賦論

一 序跋

(一) 單篇賦序(論)

班固

班固(三二—九二)，字孟堅。扶風安陵(今陝西咸陽東北)人。明帝時爲蘭臺令史。和帝永元初(八九年)，隨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，爲中護軍，行中郎將事。後竇憲事敗，連坐免官，死於獄中，時年六十一。固所著《漢書》，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，亦是史傳文學名著。

兩都賦序

或曰：『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』昔成、康沒而頌聲寢，王澤竭而詩不作。大漢初定，日不暇給。至於武、宣之世，乃崇禮官，考文章，內設金馬、石渠之署，外興樂府、協律之事，以興廢繼絕，潤色鴻業。是以眾庶悅豫，福應尤盛，白麟、赤鴈、芝房、寶鼎之歌，薦於郊廟。神雀、五鳳、甘露、黃龍之瑞，以爲年紀。故言語侍從之臣，若司馬相如、虞丘壽王、東方朔、枚皋、王褒、劉向之屬，朝夕論思，日月獻納。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、太常孔臧、太中大夫董仲舒、宗正劉德、太子太傅蕭望之等，時時間作。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，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，雍容揄揚，著於後嗣，抑亦雅頌之亞也。故孝成之世，論而錄之。蓋奏御者千有餘篇，而後大漢之文章，炳焉與三代同風。

且夫道有夷隆，學有麤密，因時而建德者，不以遠近易則。故皋陶歌虞，奚斯頌魯，同見采於孔氏，列於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其義一也。稽之上古則如彼，考之漢室又如此。斯事雖細，然先臣之舊式，國家之遺美，不可闕也。臣竊見海內清平，朝廷無事，京師脩宮室，浚城隍，起苑囿，以備制度。西土耆老，咸懷怨思，冀上之睠顧，而盛稱長安舊制，有陋洛邑之議。故臣作《兩都賦》，以極眾人之所眩曜，折以今之法度。其詞曰：（略）（卷一）

（李善注《文選》，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影印本）

皇甫謐

皇甫謐（二一五—二八二），字士安，自號玄晏先生，安定朝那（今甘肅平涼西北）人。漢代太尉皇甫嵩曾孫。少時不好讀書，二十歲後矢志於學。《晉書》本傳謂其「詩、賦、誄、頌、論、難甚多，又撰《帝王世紀》、《年曆》、《高士》、《逸士》、《列女》等傳，《玄晏春秋》，並重於世」。《隋志》曾著錄《皇甫謐集》二卷，今已佚。

三都賦序

玄晏先生曰：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。然則賦也者，所以因物造端，敷弘體理，欲人不能加也。引而申之，故文必極美；觸類而長之，故辭必盡麗。然則美麗之文，賦之作也。昔之爲文者，非苟尚辭而已，將以紐之王教，本乎勸戒也。自夏、殷以前，其文隱沒，靡得而詳焉。周監二代，文質之體，百世可知。故孔子采萬國之風，正雅頌之名，集而謂之《詩》。詩人之作，雜有賦體。子夏序《詩》曰：『一曰風，二曰賦。』故知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

至於戰國，王道陵遲，風雅浸頓，於是賢人失志，辭賦作焉。是以孫卿、屈原之屬，遺文炳然，辭義可觀。存其所感，咸有古詩之意，皆因文以寄其心，託理以全其制，賦之首也。及宋玉之徒，淫文放發，言過於實，誇競之興，體失之漸，風雅之則，於是乎乖。逮漢賈誼，頗節之以禮。自時厥後，綴文之士，不率典言，並務恢張，其文博誕空類。大者罩天地之表，細者入毫纖之內，雖充車聯駟，不足以載；廣廈（《文選》李善注本作「夏」）接榱，不容以居也。其中高者，至如相如《上林》，揚（《文選》李善注本作「楊」）雄《甘泉》，班固《兩都》，張衡《二京》，馬融《廣成》，王生《靈光》，初極宏侈之辭，終以約簡之制，煥乎有文，蔚爾鱗集，皆近代辭賦之偉也。若夫土有常產，俗有舊風，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而長卿之儔，過以非方之物，寄以中域，虛張異類，託有於無。祖構之士，雷同影附，流宕忘反，非一時也。

曩者漢室內潰，四海圯裂，孫劉二氏，割有交益，魏武撥亂，擁據函夏，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，盛稱其本土險阻環琦，可以偏王，而却爲魏主述其都畿，弘敞豐麗，奄有諸華之意。言吳、蜀以擒滅比亡國，而魏以交禪比唐虞，既已著逆順，且以爲鑒戒。蓋蜀包梁岷之資，吳割荊南之富，魏跨中區之衍，考分次之多少，計殖物之眾寡，比風俗之清濁，課士人之優劣，亦不可同年而語矣。二國之士，各沐浴所聞，家自以爲我土樂，人自以爲我民良，皆非通方之論也。作者又因客主之辭，正之以魏都，折之以王道。其物土所出，可得披圖而校；體國經制，可得案記而驗，豈誣也哉！（卷四五）

（李善注《文選》，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影印本）

傅玄

傅玄（二一七—二七八），字休奕，北地泥陽（今陝西耀縣）人。仕魏，封鶉觚男，入晉官至司隸校尉。曾參撰《魏書》。文學創作以樂府詩和辭賦見長，明人張溥輯有《傅鶉觚集》。

七謨序

昔枚乘作《七發》，而屬文之士，若傅毅、劉廣世、崔駰、李尤、桓麟、崔琦、劉梁之徒，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：《七激》、《七興》、《七依》、《七疑》、《七說》、《七蠲》、《七舉》之篇。於時通儒大才馬季長、張平子，亦引其源而廣之。馬作《七厲》，張造《七辯》，或以恢大道而導幽滯，或以黜瑰彥而託諷詠，揚輝播烈，垂於後世者，凡十有餘篇。自大魏英賢迭作，有陳王《七啟》、王氏《七釋》、楊氏《七訓》、劉氏《七華》、從父侍中《七誨》，並陵前而邈後，揚清風於儒林，亦數篇焉。世之賢明，多稱《七激》爲工，余以爲未盡善也。《七辨》似也，非張氏至思，比之《七激》，未爲劣也。《七釋》僉曰妙哉，吾無間矣。若《七依》之卓犖一致，《七辨》之纏綿精巧，《七啟》之奔逸壯麗，《七釋》之精密閒理，亦近代之所希也。

（張溥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卷三九）

連珠序

所謂連珠者，興於漢章帝之世，班固、賈逵、傅毅三子受詔作之，而蔡邕、張華之徒又廣焉。其文體辭麗而言約，不指說事情，必假喻以達其旨，而賢者微悟，合於古詩勸興之義。欲使歷歷如貫珠，易觀而可悅，故謂之『連珠』也。班固喻美辭壯，文章弘麗，最得其體。蔡邕似論，言質而辭碎，然旨篤矣。賈逵儒而不艷，傅毅文有而不典。

（張溥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》卷三九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

左思

左思（約二五〇—三〇五），字太沖，臨淄（今山東淄博）人。西晉著名文學家，其《三都賦》頗爲當時所稱頌。晉武帝時，因妹左棻被選入宮，舉家遷居洛陽，任秘書郎。晉惠帝時，依附權貴賈謐，爲文人集團「二十四友」的重要成員。永康元年（三〇〇），賈謐被誅，遂退居宜春，專心著述。後齊王司馬冏召爲記室督，不就。太安二年（三〇三），因張方進攻洛陽而移居冀州，不久病逝。《晉書》有傳。

三都賦序

蓋詩有六義焉，其二曰賦。揚雄曰：『詩人之賦麗以則。』班固曰：『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』先王采焉，以觀土風。見『綠竹猗猗』，則知衛地淇澳之產，見『在其版屋』，則知秦野西戎之宅。故能居然而辨八方。然相如賦《上林》而引『盧橘夏熟』，揚雄賦《甘泉》而陳『玉樹青葱』，班固賦《西都》而歎『以出比目』，張衡賦《西京》而述以遊海若。假稱珍怪，以爲潤色，若斯之類，匪啻於茲。考之果木，則生非其壤；校之神物，則出非其所。於辭則易爲藻飾，於義則虛而無徵。且夫玉卮無當，雖寶非用；侈言無驗，雖麗非經。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，作者大抵舉爲憲章。積習生常，有自來矣。

余既思摹《二京》而賦《三都》，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，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。風謠歌舞，各附其俗；魁梧長者，莫非其舊。何則？發言爲詩者，詠其所志也；升高能賦者，頌其所見也。美物者貴依其本，讚事者宜本其實。匪本匪實，覽者奚信？且夫任土作貢，《虞書》所著；辯物居方，《周易》所慎，聊舉其一隅，攝其體統，歸諸詁訓焉。（卷一）

陸機

陸機（二六一—三〇三），字士衡，吳郡吳縣（今江蘇蘇州）人，與其弟陸雲合稱『二陸』。歷任平原內史、祭酒、著作郎等職，世稱『陸平原』。後死於『八王之亂』，《晉書》有傳。著有《陸平原集》，其《文賦》一篇尤爲文論史名篇。

遂志賦序

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，而馮衍又作《顯志賦》，班固作《幽通賦》，皆相依仿焉。張衡《思玄》、蔡邕《玄表》、張叔《哀系》，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。崔氏簡而有情，《顯志》壯而泛濫，《哀系》俗而時靡，《玄表》雅而微素，《思玄》精練而和惠，欲麗前人，而優遊清典，漏《幽通》矣。班生彬彬，切而不絞，哀而不怨矣。崔、蔡沖虛溫敏，雅之屬也。衍抑揚頓挫，怨之徒也。豈亦窮達異事，而聲爲情變乎！余備託作者之末，聊復用心焉。（《全晉文》卷九六）

（嚴可均輯《全晉文》，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年版）

李嶠

李嶠（六四五？—七一四？），字巨山。趙州贊皇（今屬河北）人。少有才名。二十歲擢進士第。舉制策甲科。累官監察御史。後遷給事中。武后、中宗朝，屢居相位，封趙國公。睿宗時，左遷懷州刺史。玄宗即位，貶滁州別駕，改廬州別駕。和杜

審言、崔融、蘇味道並稱『文章四友』。明人輯有《李嶠集》。

楚望賦序

序曰：登高能賦，謂感物造端者也。夫情以物感，而心由目暢，非歷覽無以寄杼軸之懷，非高遠無以開沉鬱之緒。是以騷人發興於臨水，柱史詮妙於登臺，不其然歟？

蓋人稟性情，是生哀樂，思必深而深必怨，望必遠而遠必傷。千里開年，且悲春日；一葉早落，足動秋襟。坦蕩忘情，臨大川而永息；憂喜在色，陟崇岡以累歎。故惜逝慙時，思深之怨也；搖情蕩慮，望遠之傷也。傷則感遙而悼近，怨則戀始而悲終。達節宏人，且猶軫念；苦心志士，其能遣懷？是知青山之上，每多惆悵之客；白蘋之野，斯見不平之人。良有以也。

余少歷艱虞，晚就推擇，揚子《甘泉》之歲，潘生《秋興》之年，曾無侍從之榮，顧有池籠之歎。而行藏莫寄，心跡罕並，歲月推遷，志事遼落。棲遑卑辱之地，窘束文墨之間，以此爲心，心可知矣。

縣北有山者，即《禹貢》所謂岐東之荊也。崢嶸高敞，可以遠望。余簿領之暇，蓋嘗遊斯。俯鏡八川，周睇萬里，悠悠失鄉縣，處處盡雲煙，不知悲之所集也。歲聿云莫，遊子多懷，援筆慨然，遂爲賦云爾。（《全唐文》卷二四二）

（〔清〕董誥編《全唐文》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影印本）

李白

李白（七〇一—七六二），字太白，號青蓮居士。祖籍隴西成紀（今甘肅秦安北），五歲時隨父遷居綿州昌隆（今四川江油）。

年輕時漫遊江漢、吳越、山東等地。天寶初因吳筠之薦，入朝爲翰林供奉。不久爲權貴所讒，放還，復浪遊四方。『安史之亂』起，避居廬山，永王李璘召爲幕僚。璘爲肅宗所平，李白被流放夜郎，中途遇赦東還。卒于當塗。今傳《李太白集》中有賦八篇。

大獵賦序

白以爲賦者古詩之流。辭欲壯麗，義歸博遠。不然，何以光讚盛美，感天動神？而相如、子雲競誇辭賦，歷代以爲文雄，莫敢詆訐。臣謂語其略，竊或徧其用心。《子虛》所言，楚國不過千里，夢澤居其大半，而齊徒吞若八九，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，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。《上林》云：『左蒼梧，右西極。』考其實地，周袤纔經數百。《長楊》誇胡，設網爲周隄，放麋鹿其中，以搏攫充樂。《羽獵》於靈臺之囿，圍經百里而開殿門。當時以爲窮壯極麗。迨今觀之，何齷齪之甚也！但王者以四海爲家，萬姓爲子，則天下之山林禽獸，豈與眾庶異之？而臣以爲不能以大道匡君，示物周博，平文論苑之小，竊爲微臣之不取也。今聖朝園池遐荒，殫窮六合，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，亦將曜威講武，掃天蕩野，豈荒淫侈靡，非三驅之意耶！臣白作頌，折中厥美。

（卷一）

（瞿蛻園、朱金城校注《李太白全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）

李華

李華（約七一五—七六六），字遐叔，趙州贊皇（今屬河北贊皇縣）人。開元二十三年（七三五）進士，天寶二年（七四三）復

中宏詞科。安史之亂起，李華爲右補闕，爲安祿山所執，僞署鳳閣舍人。後貶杭州司戶參軍，遂屏居江南。原有集，已散佚，後人輯有《李遐叔文集》。

含元殿賦序

宮殿之賦，論者以《靈光》爲宗，然諸侯之遺事，蓋務恢張飛動而已。自茲已降，代有詞傑，播於聲頌，則無聞焉。

夫先王建都營室，必相地形，詢卜筮，考以農隙，工以子來。虞人獻山林之幹，太史占日月之吉。雖班、張、左思，角立前代，未能備也。而曩之文士賦《長笛》、《洞簫》懷握之細，則廣言山川之阻，采伐之勤，至於都邑宮室，宏模廓度，則略而不云，其體病矣。至若陰陽慘舒之變，宜於壯麗，棟宇繩墨之間，鄰於政教。豈前修不逮，將俟聖德而啟？臣心輒極思慮，作《含元殿賦》，陋百王之制度，出群子之胸臆。非敢厚自誇耀，以希名譽，欲使後之觀者知聖代有頌德之臣焉。（卷三三四）

（董誥編《全唐文》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影印本）

皮日休

皮日休（約八三四—八八三），字襲美，又字逸少，襄陽竟陵（今湖北天門）人。唐懿宗咸通八年（八六八）進士及第，曾任蘇州崔刺史軍事判官。後入朝爲著作郎，遷太常博士。廣明元年（八八〇），出爲毗陵副使。時黃巢起義於浙江，日休入其軍。後黃巢兵敗，皮日休下落不明。有《皮子文藪》十卷，另有《詩集》及《鹿門隱書》等。

九諷系述序

在昔屈原既放，作《離騷經》，正詭俗而爲《九歌》，辨窮愁而爲《九章》。是後詞人，撫而爲之，皆所以嗜其麗詞，揮其逸藻者也。至若宋玉之《九辨》、王褒之《九懷》、劉向之《九歎》、王逸之《九思》，其爲清怨素艷，幽扶古秀，皆得芝蘭之芬芳，鸞鳳之毛羽也。然自屈原以降，繼而作者，皆相去數百祀。足知其文難述，其詞罕繼者矣。大凡有文人不擇難易，皆出於毫端者，乃大作者也。揚雄之文，丘、軻乎？而有《廣騷》也；梁竦之詞，班、馬乎？而有《悼騷》也。又不知王逸奚罪其文，不以二家之述，爲《離騷》之兩派也？昔者聖賢不偶命，必著書以見志，況斯文之怨抑歟？

噫！吾之道不爲不明，吾之命未爲未偶。而見志於斯文者，懼來世任臣之君因謗而去賢，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，故復嗣數賢之作，以九爲數，命之曰《九諷》焉。嗚呼！百世之下，復有修《離騷章句》者乎？則吾之文未過不爲乎《廣騷》、《悼騷》也。

（卷二）

（《皮子文藪》，蕭滌非整理，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）

桃花賦序

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，貞姿勁質，剛態毅狀。疑其鐵腸石心，不解吐婉媚辭。然睹其文而有《梅花賦》，清便富豔，得南朝徐庾體，殊不類其爲人也。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，廣平之名遂振。嗚呼！夫廣平之才，未爲是賦，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？將廣平困於窮，厄於躓，然強爲是文邪？日休於文尚矣，狀花卉，體風物，非有所諷，輒抑而不發。因感廣平之所作，復爲《桃

花賦》。

（董誥編《全唐文》卷七九六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影印本）

晁補之

晁補之（一〇五三——一一一〇），字無咎，號歸來子，宋濟州鉅野（今山東巨野）人。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進士，授澶州司戶參軍、北京國子監教授，後官至禮部郎中。爲蘇門四學士之一。詩、文、詞俱通，尤以散文成就名世。詩學韓、歐，骨力遒勁，辭格俊逸。詞近東坡，氣度慷慨。散文風格溫潤典縟，流暢俊邁，論政、論史之作，重事功，即景抒情之作，描摹真切，借事寓理。著有《雞肋集》、《晁氏琴趣外篇》等。

汴都賦序

宋興百年，仁宗時天下乂安，人務衣食。至熙寧、元豐間，積累滋久，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，齊庶官，正宗廟，宮室、井衢、城域，使各有體，以隆中興示天下，爲太平觀，而奉議郎、前知亳州譙縣事關景暉，初奏《汴都賦》以諷，天子嘉其才，命對便殿。景暉言天子盛德，焦勞天下，蓋四方之政所以行，而其未歸之清靜，以諫上愛民，力固基本，如所奏賦旨。天子以語宰相，使補中都官之缺，景暉貧，不能留京師，乃官河北。而先帝棄天下，景暉亦行去河北，抱其賦而泣，以屬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其意。補之曰：聖人初無意於言，六《經》之辭皆不得已。夫不得已故言之，致必始於詳說而後終之以說約，聽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，夸易好也；聽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，婉易從也。故賦之類，常欲人博聞而微解，見人言九州山川，城郭道路，太行呂

梁，舟車萬里之勤，則使人思投轄弭節；見人言州閭大會，賓主酬酢，匏竹啾咽，晡夕厭滿，酤酸肴拂，則使人思弛帶而卧。故《上林》、《羽獵》言卒徒之盛，終日馳騁，則必節儉成之，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，曲終而奏雅，後世猥以雄悔之，因棄不務。然補之竊怪比來進士，舉有司者說五經，皆喜爲華葉波瀾，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，曰不如是旨不白，然卒不白。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闕衍，何也？景暉爲人，蓋澹泊寡嗜好，至飯脫粟茹藿，自枯槁。與補之處，或終日不道人一事，或終歲不見其喜愠，夫固安爲侈麗闕衍者非耶，故備論之。（卷三四）

（《雞肋集》，《四部叢刊》本）

趙鼎臣

趙鼎臣（一〇七一—？），字承之，自號葦溪翁，北宋韋城（今河南滑縣）人。工詩。元祐六年（一〇九一）進士及第。紹聖二年（一一〇九五），登宏詞科。宣和中，以右文殿修撰知鄧州。召爲太府卿。與蘇軾、王安石諸人交好，相與酬唱。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，其孫綱立刊於復州，至四十卷而止。今僅存《竹隱畸士集》二十卷。

魏都賦序

仲尼有言：『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』揚子雲亦曰：『事勝辭則伉，辭勝事則賦。』蓋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其感物造端，主文而辨事，因事以陳辭，則近於史。故子夏叙詩而繫以國史，不其然乎！

雖然，文不害辭，則辭不害志，以意逆志，其要歸止於禮義者，詩人之賦也。兩漢而下，詞人之賦始爲麗淫，競相祖述。至左

太沖則譏之，以謂『盧橘』非《上林》所植，『海若』非《西京》所出，辭不稱事，指爲詬病。然觀其論魏也，舉禪代則以謂虞、舜比蹤，述風化則以謂義、熊踵武，非堯譽桀，誕謾滋甚。夫辨物或失其方，記事之小疵；擬人不以其倫，立言之大蔽。昔有獨夫既殄，天下同歸於周；明王不作，海內莫強於秦。然猶伯夷抗登山之志，仲連懷蹈海之義，相與恥而非之，況乎助衛君之奸國，褒吳楚之僭號？以古揆今，一何相去之邈也。方且笑昔人之未工，忘己事之已拙，欲使覽者信之，過矣！（卷一）

（《竹隱畸士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

林弼

林弼（一三二五—一三八一），字元凱，龍溪（今福建漳州）人。至正八年（一三四八）登進士第。爲漳州路知事。明初，以儒士修禮樂書，授吏部主事。使安南，却贖金，爲太祖所重。官至登州府知府。著有《登州集》二十三卷。

書黃誠甫言志賦後

《詩》爲《離騷》之宗，而《離騷》又爲賦辭之宗。詩言志也，騷若賦，亦各言爾志也。古之君子道與時違，志不獲逞，率託於言以舒其憂而泄其憤。自屈氏以來，作者非一矣。然惟知道者爲能，不怨不尤，以不失其志之正。

今觀黃先生誠甫《言志賦》，其志皆古人之志，其言皆古人之言，其所以自勉自擇者，莫非古道。則其所趨之正，非止於舒憂泄憤而已。先生年將及頤，而其詩若文，愈雅健守古法。予知是賦與詩文並傳於世也必矣，故贅書此於諸作後。（卷二三）

（《登州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